

# 目錄

009 | 前言 中華無跪禮 徐皓峰

## 一 稱門

017 | 一、泰山師兄

022 | 二、身上漂亮

## 二 為人

029 | 一、萬事不入

035 | 二、離家擒寇夜返還



046 一三、修得門窗接天碧

056 一四、棄家輕易歸時痛

064 一五、誠懇即神靈

三 處世

075 一、古聲淡無味 不稱今人情

084 一二、為我一揮手 如臨萬壑松

091 一三、埋琴三千里 棄書五十年

101 一四、絕句吟可唱 此身亦可老

114 一五、琴歌不自愛 受貶無人聽

134 一六、以心洗流水 秋雲暗幾重

146 一七、師友凋零盡 一哭守孤城



④ 應驗

171 | 一、正本清源待後生

200 | 二、一入江湖兵刃冷

223 | 三、好把舊書都讀過（尚門韓系形意點睛錄）

⑤ 造物（喜峰口大刀術）

283 | 後記 退身家史 徐皓峰





## 中華無跪禮

徐皓峰

「豪」原本不是好詞，不受家鄉父老管束的人為豪，豪賈——不守規矩的商人，豪傑——率眾鬧事者，豪俠——被驅逐的個人暴力者。

大亂之時，豪俠遍地，改朝換代後，成了時代新貴，頑劣子弟——豪俠——新生貴族，身份轉換如水態三變。劉邦是個豪俠，帶著一幫豪俠建立漢朝，漢朝初期是文化災難。

另有一種俠，受人稱道，民間記憶裡，有貴族特徵，不是草莽。他們就是貴族，朝廷上失敗而流亡民間。因為有文化有手段，試圖暗中掌控一個地方，懲惡除兇，為了奪權，間接主持了正義。

他們神龍見首不見尾，做一事便消失了，說明試驗沒成功，又去了他方。試驗成了，就定居下來，隱跡藏形，轉成了鄉紳。

前兩種俠，一旦成事，便脫離大眾。不離大眾的是第三類——拳師。傳統中國不是法律懲罰型社會，是人情仲裁型社會，有了糾紛，不找官府，找行業外的第三方。

既然不是業內人士，不懂行怎麼辦？以人之常情評判就可以了，不是審理過程的是非曲直，仲裁的是結果，以誰也別太吃虧為標準。況且找仲裁人之前，矛盾雙方往往已想好了退讓的程度，藉仲裁人的口來確定。

清朝承擔仲裁的是走不上仕途的老秀才、告老還鄉的老官員、鏢局的老鏢師。科舉廢除、滿清推翻，老秀才老官員都不名譽了，鏢局業、保鏢護院業倒閉。火車運輸量大、安全，擠垮了鏢局。清末民初之際，官員普遍調用國家士兵給家裡站崗，不再聘私人，保鏢護院業失去了大宗雇主。

上世紀一十年代，北洋政府做現代化改革，不願社會動盪，想延續仲裁階層，選中了失業的武人，出錢出房，成立武術協會，實則是仲裁機構。

二十年代南京政府將武人收編到學校，成了西化教師。但社會需要仲裁，幫會頂了上來，杜月笙每天做的事是「茶敘」，一天趕六七場談判，當仲裁人。三十年代的幫會已不太像幫會。

民間自發地形成仲裁階層，證明北洋政府有遠見，可惜是幫會做了武人的事，先天有問題，還需要時間轉化。但歷史沒給時間，中日戰爭一爆發，社會結構全亂。

戰爭結束後，是一個既沒有形成法律又失去人情的局面。人心紊亂，武人的傳統形象被信任，再次充當起仲裁角色。

因為南京政府不再撥款，專業武術學校——國術館倒閉，武人多在普通中小學當外聘體育教師，回到家，義務負責附近的糾紛，不關家門，誰都可以推門而入。

八十年代北京天津還有此遺風，胡同裡搬來個會武術的老頭，有事都找他。武人文相，因為大部分時間不是處理武林糾紛，是處理民事糾紛，帶職業特徵，笑眼眯眯，見了他的臉，人就消了三分火氣。

武人的特徵是「練拳的規矩大，見面就磕頭」，在日漸西化的社會，武人之間保持著清朝禮節。

中華無跪禮，跪模仿的是唐宋的席地而坐。本是膝蓋向前地跪坐，不是下跪。

坐著，上身伏一下為行禮，來客身份高，就伏得深，頭部碰到席面。小津安二郎的電影《晚春》開篇，大拍特拍日本人家庭聚會的坐禮，一番唐宋風情。

明朝流行了桌椅，不再席地而坐，日常生活裡沒有下跪的事。祭孔子的時候下

跪，也不是發明了跪禮，是模仿唐宋祭孔時席地而坐的舊貌。明朝人站成了習慣，站一會兒，席地坐一會兒，出現了「下跪」這個怪相。

下跪是祭孔時才有的事，明朝百姓向官員下跪，當官的不敢受，一定要跳開——下跪的用意是，我拿你當孔夫子尊重，你不能不主持公道。

下跪者不卑賤，受跪者志忑，這是百姓的反抗方式。一旦出現了百姓下跪的事，監察機構要核查查這官員，當官的不敢讓百姓跪。

清朝皇帝要享受孔子待遇，才出現官員跪成一片的事。不能光官跪，官員要求百姓跪，朝廷的怪象轉到了民間。下跪畢竟不合禮法，於是從朝廷到民間開了許多不跪的活口。

秀才見官不跪，上歲數的人見官不跪。官員都是讀書人選上來的，清朝皇帝聘皇子的教書先生時，要向孔子像、教書先生下跪，等於還了讀書人的跪。跪是不明不白的事，攔跪成了禮節，攔著不讓跪，是尊重的表示。

老舍話劇《茶館》寫晚清，人跟人見面相互攔，誰也不真跪，單腿跪的都沒有。因為中華本無跪禮，人人彆扭，相互配合著給取消了。

民國武人是明朝軍官的後系，明朝滅亡後潛伏民間，一直要反清復明，所以保

持明朝軍禮，晚輩向長輩行禮，是軍隊下級向上級行禮的翻版。軍人身有甲、頭有盔，鞠躬、下跪、磕頭都不方便，一般是兩手在胸前抱拳，頭向手俯一下，緊急時上半身也不動，作個手勢就行了。

承襲軍人禮節的武人也禮節簡單，不料民國社會普遍廢除了跪禮，武人卻行起了跪禮。

保留著舊社會標誌，因為新時代有業務。武人行跪禮，如同秀才留辮子，民國時，許多前清老秀才的經濟收入，是給人在葬禮上題字，兒女再新潮，葬父母時就古老了，題字者留著辮子，才對得起父母，剪了辮子的老秀才沒人請。

武人間彼此行跪禮，是給外人看的，形象傳統，才好當仲裁人。舊時代遺跡，反而在新社會有信服力。

從武人看世道，百年求新，已不好改口，心裡有著被新辜負的苦。

二〇一四年二月

## 一、泰山師兄



形意拳在清末民初大盛於北方，頂尖人物是李存義、尚雲祥師徒，將形意拳稱了形意門。漢朝豪族才稱門，武人稱門，千古未有。

李存義是一九〇〇年民間阻擋八國聯軍進京的一位領頭大哥，率眾殲滅了老龍頭火車站的俄軍，由此有了社會聲望，是都市新生階層——中國武士階層的締造者；一九一二年在天津成立中華武士會，替代衰亡的鏢局，以辦學授課、仲裁民事糾紛為主業，讓武人繼續成為都市結構的一分子。

武人稱門，是平民稱貴，因為不再是官府商家的附庸、軍人的過渡，獨立了，便有自尊。形意拳在晚清稱門，八卦掌、花拳緊隨其後稱門，至民國，南北拳種都稱了門。

尚雲祥是李存義的貼身弟子，給師父擋死的。李存義上戰場、入巷戰均是尚雲祥護在身後擋冷槍。擋死，也擋事。中華武士會開辦之初，立了百日擂台，為服武行同

道，為向市民宣傳，尚雲祥是擂主，鐵打的營盤。

尚雲祥的武行聲望，是令人頭疼的「上打三代、下打三代」的霸王，打成名長輩，打後起之秀，誰強打誰；是令人崇敬的形意門門神，在北京立形意拳名號四十年，奇跡般保持勝績。

社會聲望，是捉住大盜康小八的俠士，是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」的大刀刀的授刀人。一九三三年，中國軍隊在喜峰口長城阻擊日軍，中式大砍刀對日軍刺刀，肉搏戰中獲勝。

自鴉片戰爭以來，中方軍隊對抗外辱，是屢戰屢敗的定式。突如其來的勝利，令民眾激昂，隨後誕生《大刀進行曲》，傳唱全國。

從中華武士會成立，即有軍方聘請拳師的風氣，由於刺刀生產不暢，部隊會配發士兵砍刀，入軍拳師基本都教過刀術，但民眾把授刀人的榮譽歸了尚雲祥。

榮歸最尊者，事件的檔次高，大眾有滿足感。榮歸尚雲祥，人人想當然。

細究起來，尚雲祥不是唯一，卻是重要。喜峰口戰役的主力部隊二十九軍，軍官裡山東人居多，軍長宋哲元是山東樂陵人，尚雲祥也是樂陵人，他去教，是支持同鄉將才，教子弟兵的用心。

尚雲祥傳的，是形意刀法的簡化，刀把造型和刀長尺寸，是形意刀型的簡化。簡化，為了一般人能使上勁。

教的不是招術，士兵比不了專業習武人，訓練時長和天賦都有限，教招，就害了他們。戰場上刺刀扎來，不能拆解，來不及，敵兵手快，一變向就扎死了你。

教的是勁，就像教人怎麼用鎗子鎗土，教會用腰的勁，人就已经鎗去了。戰場上，減少反應時間、動作難度，才能生存。用勁，才是殺招——這路刀法還活生生的在，尚雲祥門下繼承著，後文再細說。

李存義有政治理想，跟清末政壇的北洋派系和革命黨均有交涉，而尚雲祥始終是純粹的民間人物，危急時刻相隨李存義左右，以武報恩，除此之外，一生避官如避禍。

舊時，武人有維持街面治安的義務，常走常遛，路見不平，要相助。在家，也常有人來叫：「師父，快去看看吧。」

名聲高了，官府捉拿盜賊，會禮聘協助，自己則言「受了軍令」。尚雲祥受過王燮的軍令，王燮是世襲武官，前任右營都司，後任左營游擊，負責京城治安。

王燮有個外孫叫李仲軒，跟家鄉拳師唐維祿習武，將王家祠堂開了拳場，並打火炕讓唐維祿帶人入住。此舉惹怒父親，趕出家門，並登報聲明，禁止北京天津的親戚

接濟他。

唐維祿不知武將世家的禁忌，事發後內疚，說：「好好的公子，跟我學拳，家都沒了，一定讓他成材。」尚雲祥是形意門的王者，唐送他拜師尚雲祥。

尚雲祥不收，因為自己徒弟的年紀都比李仲軒大了，收他為徒，一門輩分就亂了。得知李的姥爺是王燮，尚雲祥說：「噢，王大人的外孫子。」破例收下。

尚雲祥顧念舊情，但輩分亂了也是問題，要李仲軒發誓一生不收徒，輩分亂只亂一代一人，將來李過世，尚門的輩分便恢復正常。

李仲軒沒收過徒弟，只在過世前三年，為報師恩，口述習武經歷，頌揚三位師父唐維祿、尚雲祥、薛顛，文章由我整理，結集成書為《逝去的武林》。

李仲軒是我二姥爺，姥爺的弟弟。整理文章的三年裡，他只說事論武，沒有手把手地傳藝，恪守誓言。

憑書中信息，尚雲祥再傳弟子韓瑜來京相認。他爺爺韓伯言是尚雲祥弟子，一九九六年過世，和二姥爺一樣，生來富貴，之後便是越活越冷的人生。只是，他的福氣比二姥爺長，才華盛開得多。

以金庸小說人物作喻，韓伯言是尚門中的「東邪黃藥師」，魏晉風骨，博學多才。是武林高手，還是律師、企業家，擅長古琴、圍棋、易經、書畫、詩詞、胡琴、京劇老生……

韓瑜居山東，泰山腳下，見面叫我「師弟」，他爺爺和我二姥爺是師兄弟，我倆是一輩人。但我沒拜師、不習武，二姥爺守誓嚴格，生前與我約定：我不入武術界，不跟人論身份。

我解釋了，他尊重，我倆就「徐先生」、「韓先生」地稱呼，稍彆扭，不知不覺他又叫「師弟」，我就順著叫他「師兄」，說話方便。

從此有了一位泰山師兄。

## 二、身上漂亮



井然有序，方為一門。可惜人力抗不過時勢，老輩武人看重的輩分，在新時代落空了。武人現狀，往往兒子沒繼承，傳給了孫子，爺孫倆做了師徒。

因為時勢，骨肉分離，一家人分居數地，父子再見，兒子已成年，無暇習武，便錯過了。或者，兒子自小覺得武術是家庭悲劇的禍因，世態好轉，也難改厭惡，決不會學。

孫子天真，無歷史負擔，哄著便教了。孫子過了二三十年，方知老人的苦心。與輩分相比，藝絕，更愧對祖師。

韓瑜便如此，由爺爺韓伯言直接傳授，水漲船高，當世大輩分人。

武人人際特殊，後系們相認，講究「對上了」。二姥爺亦有藝絕的憂慮，作回憶錄，是場謀劃。以文學的意境情景，旁敲側擊，不破守秘門規，而真東西吐露。

造句措辭，老人管得細，每每高明，讓我驚訝：「二姥爺，您真會寫文章啊。」他開玩笑：「心裡有數，就是文章。」

老人的心中數，韓瑜看得深，來京相認。他爺爺所傳和二姥爺所言，我倆對了一遍。對上了，人就近了。

老輩武人間情誼好的，講究「串東西」，交流新近心得，上了歲數或異地阻隔，便派徒弟去串。二姥爺年輕時代，尚雲祥是京城形意門的臉面，天津形意門的臉面是薛顛，一個五台山出家又還俗的人，本是形意嫡傳，傳授一種近似形意的拳法——象形術。

二姥爺在尚門是不能收徒的人，卻承擔了一次串東西的任務，將薛顛近年心得，向尚雲祥彙報。

徒弟去串東西，學得多深，都不能有名分，否則就是欺師。二姥爺卻獲准拜師，得享薛顛弟子的名分，尚雲祥開了恩。可能是對不准他收徒的補償。

薛顛敬尚雲祥為大師兄，領頭大哥的意思，常年有交流，尚門派出串東西的徒弟不止二姥爺一人。

象形術技法分五法八象，共十三個拳路。二姥爺作回憶錄，述了尚門，再述薛門，

文至五法時逝世，八象未及成文。老人不在了，我也灰了心，無了繼續的願力。

後為完成老人遺志，我家人將八象整理出來。與韓瑜師兄「對一遍」的時候，他隨意作拳，有瞬間似是象形術。八象成文後，再追究，確是象形術，尚門所傳。

薛顛一代天驕，生前勢大徒廣，不料身後冷清，過世五十年裡，二姥爺著文之前，未有其他後系現世。而二姥爺不能授徒，象形術在韓家留脈，真乃萬幸。

韓瑜說他聽爺爺講過二姥爺，我聽了，難以名狀的感動。我們不單對上了武技，也對上了人情。

為了八象，出書《高術莫用》，韓瑜配的拳照，得師兄之助，八象得以全形。薛顛是有名的「身上漂亮」，留下的拳照，二十一世紀初從海外回流大陸，驚了當世武人。

京劇名家程硯秋的回憶錄取名《身上的事》，身上——是老輩人概念。人，要成就人身。技法、功夫、境界，會凝在身上，不獨武人，各行各業有各行各業的身。

常人只有個前身，前身比後身敏感，前身肌肉好用，後身肌肉不好使上勁。習武先練後身，精益求精，要轉到側身上求。

人體兩側更為軟弱遲鈍。韓瑜作拳，肋下筋條挺起，下聯腿側筋條，狀似槍桿。武人勝常人一籌，是身側有兩桿槍。出了這兩桿槍，舉動便不同。

武人的身上漂亮，為武人獨有，舞蹈演員、體育運動員都出不來，練成的肌肉不同。二姥爺晚年殘疾，坐在個長條凳上向我演拳，波浪滔天的氣象。

見到二姥爺的動態在韓瑜身上復現，怎能不相認？

李存義將形意稱了門，視國事為己任，親上戰場，更新都市結構，給青年人立了武風。李存義留下的武人階層，尚雲祥守住了。商人有商會，文化人有沙龍，武行是一個個武師的家，穩定著鄰里街坊，集散著青年人和外地訪客，呼吸吐納。

尚雲祥是住家武人的代表，活在人群裡，既有神秘色彩，又顯實在德行，變了都市聲色。

韓瑜是個要上班的人，苦笑：「武功是個停不住的東西，因為它要長進。一上班，我就緊張，提醒自己老實點。跟人說著話，一下感覺來了，自己沒察覺，神情便不對了。被看成個怪人，就麻煩了。」

當今武人，已不能在家自給自足。

## 退身家史

徐皓峰

侯孝賢愛在自己電影裡加上個幫會人物，《悲情城市》寫黑幫家族，侯版《教父》。他的觀念是，傳統社會的男性符號系統破壞了，幫會殘存點，所以值得一拍。

傳統社會的男性系統，由國家祭祀、民間祠堂、忠烈堂、賢人墓構成。男性符號紊亂的時期，往往生亂，改朝換代都是從祭祀荒廢開始。現今，男性符號卡通化是世界現象，民族英雄成了肯德基、花仙子形象，按中國史書觀念看，是出大土匪、大奸商的預兆……可能已是現實了。

武俠小說屬於男性符號，神話武功，但不神話個人暴力，《史記》和《唐傳奇》的刺客多是失敗者。對「個人才智」也不認可，最高智商的諸葛亮、龐統都是倒霉蛋。有家族依託的人才能成為最終勝利者，《三國演義》有各路奇才，最後勝的是司馬家族。

中國的男性符號有家族化特徵，武俠背後是族譜，還珠樓主《蜀山劍俠傳》、金庸《射雕英雄傳》、古龍《七種武器》都是族譜式寫作。寫武俠，便是寫家史。

寫武俠，同時做紀實文學，已七八年了，因我大學受的訓練是，有體驗才有資格寫作。以靈氣彌補功力不足，比拼奇思妙想的形式感，在同學裡有人氣，受老師打擊。我已人到中年，過年看望老師，還被提醒「別太相信靈感。要啃下一個時代」。

我下功夫的是民國武林，民國武術界和武俠小說的成長是同步的，武林不在山野而在都市，高手首先是城裡人。國術館按照西方中學模式辦，中國自己的制度體系——武士會，按照商會、行會規則辦。

現今的高手都是業餘愛好者，因為沒了武人階層，拳術不是職業。武術世家的後人彼此見面，才有機會來點祖輩風範。

民國武俠小說作家平江不肖生本身習武，他的遺憾是一輩子文筆不好，對自己的文學水平絕望了。宮白羽文筆好，迫於生計寫武俠小說，斷了文學家的夢，屢次表示此生遺憾了。

老一代遺憾在文學，我們一代遺憾在文化。

人到中年，不敢想未來，因吃過暢想未來的苦。也不敢迷古典，孔子推崇商朝禮樂，聽到商朝後裔宋國在搞復原，說，還不如讓商朝禮樂徹底絕了，起碼不誤導後人。

傳統一斷便沒法復原，沒了，也比走樣好。與其按樓市股市的模式重塑武林，讓其成為一個賺錢機構或政績裝飾，不如讓其滅亡，後人還會緬懷。

我們真的沒法給後人留下古典，任其滅絕乾淨，就功德無量。我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代，對現代化失望對傳統隔閡，人生的出口是做家史，講講爺爺一輩人。

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五日